

税收与文化系列

红色税史笔记

晋察冀边区

税收 踏访记

高献洲
李胜良◎著

 中国税务出版社

税收与文化系列

红色税史笔记

高献洲
李胜良〇著



晋察冀边区税收踏访记

中国税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察冀边区税收踏访记 / 高献洲, 李胜良著.

-- 北京: 中国税务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678-0382-4

I. ① 晋… II. ① 高… ② 李… III. 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税收管理—财政史 IV. ① F81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2285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 名: 晋察冀边区税收踏访记

作 者: 高献洲 李胜良 著

责任编辑: 刘淑民 杨 鹤

责任校对: 于 玲

技术设计: 刘冬珂

出版发行: **中国税务出版社**

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国投财富广场1号楼11层

邮政编码: 100055

<http://www.taxation.cn>

E-mail: swcb@taxation.cn

发行中心电话: (010) 83362083 / 86 / 89

传真: (010) 83362046 / 47 / 48 / 49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97000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8-0382-4

定 价: 50.00元

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序

生在晋察冀、长在晋察冀，却在50岁后才忽然对晋察冀产生了兴趣，不能不说，这是一件有些丢面子的事，或者，还带有一种漠视故乡之嫌。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就是人们往往会对身边的、唾手可得的物采取忽略、无视甚至排斥的态度，即使是一座金山，司空见惯或不明就里的情形下，也可能不屑一顾或迟钝麻木起来。我是一个凡人，犯一个这样的错误好像也在情理之中罢。

等到想明白过来，我内心便不断地追问自己：踏访晋察冀，早干什么去了？

的确，早年的耳朵里常常灌进“晋察冀”这三个字，但总是左耳进，右耳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印象。日本人杀人、放火、抢粮食、修炮楼，固然是老人们嘴里的家常话儿，就是征粮、征兵等与税收相关的事情，还有一些与财政、税收相关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其实就在身边绕来绕去，可就是没有当个事儿。例如，我的父亲就是1942年的党员，1950年的县财政科干部，边区的财税工作还是能说出一些端

倪；我到县税务局工作时的副局长、1922年出生的周贵尧，1946年就进入了当时尚属边区政府领导的县税务局，在近四十年的岁月里一直没有离开过，直到离休仍然住在县国税局的宿舍楼里；当年在县税务局工作的有一个叫李香松，留着大背头，很有派头的人，据说曾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某地税务局当过局长，那脑袋里可有掏不完的“货”，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经常给保定地区的税务干部们上上课，偶发兴趣时，还会向人们解释“课税”之“课”是什么意思；再就是我们访问过的百岁老人李耕圃，当年曾当过区财政助理员，亲身经历过测算、征收统一累进税，三十年前就经常到我们家“串门子”。时至今日，还能见到李耕圃老人，那老爷子真是心地宽广，享了高寿。但不少人已驾鹤西去，不能接受我们的访问了。李胜良曾经念叨过几次，要与我的父亲做一席谈，但最终未能如愿，我则对那位李香松前辈甚是神往——如果能够得他耳提面命一番，可不知是怎样一种情景。

有句话说，亡羊而补牢，未为晚也。我和李胜良的踏访也是如此。后悔是没有用的，虽然晚了一些时日，但凭我们的运气和执着，还可以找到一些破旧的院落，坍塌的墙壁，残缺的纸片，皓首的长者，拼凑和复原出一些初始的历史面貌来。如果100年后再有人对晋察冀产生同样的兴趣，那可就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了。于是，我们就开始干起了“修羊圈”的活儿。还别说，一旦有了思路和主题，以往遗留在脑子里的印象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李耕圃、周贵尧、东邱村、荣臻渠，那全是本人搜肠刮肚与眼下主题牵上一条线后得到的目标。当我们徜徉在曲阳乃至冀西山区的公路上、村落间时，我几乎是第一次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感受到了家乡晋察冀是如此的美好和博大——甚至爱屋及乌，连她的贫穷与落后也成了无与伦比的纯粹与古朴。

从2009年始，我们的踏访活动信马由缰，时断时续，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人物，村庄，河流，凡是直接、间接与边区统一累进税相关的要素渐次地纳入到我们的视线中来，关注点和覆盖面也在悄悄

地发生着改变，并呈现出一种逐步扩大的态势。粗粗地计算下来，我们的行程超过了五千公里，相当于南北向穿行了半个中国。当年边区腹地的主要位置、分布以及交通路线也已基本达到耳熟能详的地步，比如我们可以清晨从石家庄出发，在不带任何导航和问路的情况下，经平山、灵寿县境，而抵达阜平的三官村并当天往返，而这正是边区党政军机关经常辗转游动的主要通道之一。2014年底，我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已经在3个省（市）、15个县、十数条河流和至少60个村庄留下了足迹和轮辙，有的地方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访，有的访问对象也已成为熟人，甚至成了准“亲戚”。下面便是一串长长的记录名单：

一、省份

1. 河北省
2. 山西省
3. 北京市

二、县名

1. 山西省的五台县、定襄县、盂县、繁峙县、灵丘县；
2. 时属边区北岳区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曲阳县、阜平县、唐县；
3. 时属察哈尔的蔚县；
4. 时属边区冀中区的献县、深县、安平县。

三、河流

1. 滹沱河及其支流清水河、文都河、卸甲河、郭苏河、南甸河、冶河；
2. 大沙河及其支流平阳河、胭脂河、鹁子河；
3. 唐河及其支流通天河、三会河；
4. 郃河；
5. 磁河。

四、村庄

以下村庄均隶属于上述各县，且分布于上述河流之流域。

1. 平山县：夹峪村，王子村，东冶村，南滚龙沟村，寨北村，元坊村，韩丁村，小觉镇，上卸甲河村，东黄泥村，蛟潭庄村，上马串村，李家沟口村，孟家庄村；

2. 阜平县：县城北街，史家寨村，家北村，凹里村、雷堡村、台峪村，王快村，城南庄镇，花山村，广安村，东城铺村，黄连峪村，龙泉关镇，顾家台村，黑崖沟村，槐树庄村，三官村，马兰村；

3. 灵寿县：陈庄镇，麒麟院村，团泊口村，油盆村；

4. 曲阳县：县城北关，西羊平村，东邸村，店头村，元坦村，北养马村，西相如村，黄岭洼村，尖地角村；

5. 唐县：淑闫村，娘子神村，军城镇；

6. 五台县：射虎川村，金刚库村，松岩口村，东冶镇，红山崖村；

7. 定襄县：河边村，岭子底村；

8. 孟县：梁家寨村，独自口村；

9. 安平县：东黄城村；

10. 深县：县城，西大疃村；

11. 献县：桥头村；

12. 蔚县：南洗冀村。

五、城市：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西里

本书中所收文章，便是上述“点”与“线”的行记和感悟。说实话，我写了一辈子公文，甚不擅长这种相对自由又必须带有一定才情的文体，所以，初时只有“行”而没有“记”，鲜有文笔出手的兴趣和胆量。但胜良一直秉承他“职业”的特点，每行必有一记，绝不间断，其中还出现了《那是一条英雄的河流》《一个山村的现代史》这样的佳作（先行刊稿而后收入他的《税收地理札记》中）。对于我的

懒惰，他既不指责，也不鞭策，只以连绵不断的文字作饵撩拨、唤醒、激发我内心深处对于有兴之事表达的欲望和潜能。终于，我按捺不住，在2010年夏日阜平之行归来后写了《寻访史家寨》一文，区区二千字的小文居然得到了胜良的大“赞”。我知道，他点“赞”的主要原因不是文章写得多么好，而是我终于出手成文，而他也等来了这份迟到的“答卷”，正式确认我作为一个“踏访伙伴”的资格。事实上，《寻访史家寨》可能平庸到一个小学生作文的水平，甚至连一些基本的事实都没有讲清楚或存在许多错误。因此，本书中只作为《三访史家寨》的附篇录入，以证明我们初期踏访的草率、匆忙以及我笔头锈涩的程度。不过，开头虽然粗鄙，但后来却逐渐进入了角色，数年间，我的“五字文”（即题目为五个字）也达到近二十篇，其中的收尾之作《溯源桥尔沟》也再次得到了胜良的好评。2014年是我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最为多产的一年，全年成文50余篇，约15万字，这全要拜胜良一“套”所赐啊。

本书文章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七”“五”结构，成为本书的主要部分，其中胜良的“七字命题”一般强调每次出行的过程和全貌，并且不吝描述一些细节、花絮和掠影，是一条条的“线”，我的“五字冠名”则以某一地点为目标，尽量挖掘与主题相关的资料，是一个或若干个“点”；二是两篇《我的家乡晋察冀》，是两个边区子民后代对于家乡的印象，以求对统一累进税的主题有所诠释；三是那篇《游动的政府》，试图以一种考证的方法来尽量对边区政府的迁移勾勒出清晰的线条。题为“税收踏访”，但内容的大网却撒得很开，直接的，间接的，举凡和边区政府和统一累进税沾边儿的事，我们都会用“长焦镜头”拉到眼前，为主题服务，比如河流和水利与农业相关，农业又与粮食相关，而边区的征粮便是征税，这样就得出了河流即是税源的结论，我们的滹沱溯源和揽尾也就有了实质性的意义。有时，一个地方不一定有什么线索，但我们可以从资料中得知这里曾经驻过边区的哪个机关，发生过何种事件，只要在村头、河边站上一

站，走上几步，或者找几个村民聊聊天，询问或描述一下村里的现状，也算达到目的了。如此，书中的某些内容似乎与“税”并不相干，但这正是我们自由而又畅想的著书精义。

书中图片全部为自拍作品，水平不用说，实在连自己都不敢恭维。不过，我们还是定下了一个基本的要求，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在踏访地留下一张地名标志的照片，以示一种俗气但却现实的“到此一游”之意。这个标志可能是官方制作的地名牌，也可能是一座雄伟的进村牌坊，实在没有时，就拍一张村委会的照片，或者小学校、卫生院、汽车站等，只要上面有地名字样即可。胜良说，不能只拍那个牌子，边上一定要站上个人，省得有人说我们拿一张不知什么地方的片子糊弄人。

驱车行进在踏访的路上，我们的心情是轻松而惬意的。有时，我一边开车，一边还有兴聊一聊诸如“因何（荷）而得偶（藕），有幸（杏）不须媒（梅）”之类的闲话。路上聊着天儿，一天要开上百公里的山路，还要在村里串来串去地找人套近乎搭话茬儿，有时还会不服老地登高俯低、上蹿下跳，胜良对“一个准六十岁老汉”的能量似乎有些怀疑、不解或担心。但我心里很清楚，参与这种活动，身体是有点累，但心里却是愉悦和轻松的。只是，在具体的场景面前，我的心里不时会有一丝遗憾和沉重，那就是在访问对象已经仙逝，访问故址已成断壁残垣，甚或是变成一座红砖新房的时候，我就会不住地在心里质问自己：踏访晋察冀，早干什么去了？

曲阳 高献洲

2016年1月18日



目

录

我的家乡晋察冀（曲阳篇）	1
我的家乡晋察冀（清苑篇）	10
游动的政府	
——晋察冀边区政府驻地迁移考	16
晋察冀“税人”	40
李成瑞税收诗缘	45
京师访谈李成瑞	50
京城再访李成瑞	59
受教李成瑞	64
邂逅滚龙沟	75
乐向山中谒耆耄	82
三访史家寨	85
步步趋近宋劭文	95

韩丁村里“滑铁卢”	98
李老今年九十七	103
人活百岁若等闲	107
重识李耕圃	111
卸甲河谒赵子尚	115
仰望赵子尚	120
黑崖沟里访白洁	124
华府重镇王子村	127
西大疃里枣儿红	132
老人管我叫“老李”	136
伯琴故里途观行	139
觅踪淑闾村	148
洗礼南洗冀	154
冀晋千里崧中行	160
西探射虎川	174
巡礼滹沱河	181
辗转沙河寻聂渠	188
走读荣臻渠	201
龙窝蛟潭上马串	209
情眷黄泥滩	216
北寻上马串	220
春雪冀中证子牙	224
东揽滹沱尾	231
停车坐爱胭脂河	236
“跟风”顾家台	249
举“纲”台峪村	255

悲情王快镇	261
韩丁寨北寄麒麟	268
两造麒麟院	275
老翁近指广安村	283
告别广安村	287
云横泰戏问溇源	292
溯源桥尔沟	297
团泊口外问三官	304
跋：六年驻马晋察冀	308

目

录

我的家乡晋察冀（曲阳篇）

太行山脉，蜿蜒曲折，北向南来，一不小心，在某处略扭了一下腰，因而其形略呈弯曲之势，曲阳县治即建在此弯处，古人遂按“山南水北”之律，以“山曲之阳”名之。从其命名规则来看，曲阳城一定是在山边而不在山里，所以，其县治范围也与太行山诸县相同，东南部为平原，西北部是山区，山区的一部分是丘陵地带。我的家乡，一个二百户、千余人、说不上大也说不上小的村子孙家庄，即处在城北二十里的一片小山包子中。当地有谚云：旱不死的定州，涝不死的曲阳。这是说曲阳缺水，下多大的雨也不怕，而我家所处区域正是典型的曲阳“涝不死”地带。自每年清明、谷雨始，如果一直下不了透雨，人们就只能一直闲等，山坡上的草也就迟迟地发不了芽，至伏天下了雨，只能种晚谷子，而到三伏下雨，就只能种荞麦了。即使早早地播了种，小苗儿出来了，下不了雨，就只好看着那苗儿在地里蔫蔫地熬，可一旦雨水充沛，庄稼也就可着劲地长，玉米棒子可以长到一个人伸出手来那么高，就连那山坡上斜长狭窄的边角地块，谷子长得也是满满的。最喜欢的是那种“黑家（即晚上）下雨白日晴”的状态，导致的结果就是“打的粮食没处盛”了。为什么？是说这里土质差，下过雨也存不住水，隔不了一两天就干了。如果每天晚上下雨，白天放晴，那是既不耽误水分，又不耽误阳光，这两大要素一具备，庄稼不疯长才怪呢。

近代的曲阳绝对算得上是穷乡僻壤，但是，从历史来看，曲阳却是一个与同处太行山麓的灵寿、行唐一样的千年古县。资料说，约四五千年前，人们就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北部的灵山镇和西南部大沙河边上的钓鱼台，现已被官方确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秦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始

置曲阳县；汉时以上曲阳之名别于巨鹿郡之下曲阳；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上曲阳与新市县合并，取名新市县；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500年）恢复上曲阳县，属定州中山郡；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因废下曲阳，改为藁城、鼓城二县，上曲阳县也就去掉了那个“上”字，而称曲阳县。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曲阳县改名石邑县，次年又改称恒阳县，隶属仍旧；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因避唐穆宗李恒讳，复将恒阳县改为曲阳县，从此曲阳县名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说，曲阳，上曲阳，石邑，恒阳，均是曲阳的旧称，而今天的曲阳县城，沿之称为“恒州镇”，城中的商家，以“恒阳”二字做招牌的也是随处可见。

然而，史籍中，提到“曲阳”“上曲阳”的地方寥寥无几，找了一些，也大多与军事相关。看来，历史中，关于战争或战事的记载人们还是有着特殊的兴趣，因而着墨较多。

《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赵召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赵与之陞，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这是最早提到“曲阳”的记录。

《史记·樊酈滕灌列传》：“（灌婴）从击陈豨，受诏别攻豨丞相侯敞军曲逆下，破之，座斩敞及特将五人。降曲逆、卢从、上曲阳、安国、安平。”

《旧唐书·郭子仪传》：“（十五载）六月，子仪、光弼率仆固怀恩、浑瑊之、陈回光等阵于嘉山，贼将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结阵而至，一战败之，斩首四万级，生擒五千人，获马五千匹，思明露发跣足奔于博陵。”这里说的“嘉山”位于曲阳县城东北十里，博陵即今之定州。

可以考证的曲阳历史名人也是屈指可数，其中还有一些带有含糊、猜测的成分在内：

有人说，战国时代赵国名相蔺相如乃是曲阳人，其基本的依据是，城西十公里处有两个村子，名叫东相如和西相如（当地人将“如”读作“yu”），是典型的以人名作村名的蔺相如故里。现在村南有一个大土堆，被认为是蔺相如墓。《魏书·地形志》中有“中山郡……领七县……新

市……有蔺相如冢”的记载，这应是正史所为；明代万历年间的曲阳知县赵岱题有碑记，也算是官方认可。但是，东、西相如两村甚至是曲阳全县，现在却全无蔺姓之人，也让人有了一丝疑惑。近年来，历史名人的归属好似一场战争，关于蔺相如的故里或墓地就有陕西临潼、河南辉县、河北磁县和山西临汾等多种说法，究竟是真是假，我辈自无评判的资格了。

有人说，汉初的谋士、留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典故的李左车是曲阳县南养马村人，更有人推论，说李左车是赵国名将李牧的孙子，跟着李牧也就是曲阳人了。但另一说，李左车却是西汉南行唐（今行唐县）史家庄村人。曲阳和行唐是邻县，或许李左车的故里即在这一带罢。

有人说，张良的老师黄石公是曲阳人。黄石公就是那位坐在桥上，数次将破鞋扔下桥去让张良捡回的老头儿。曲阳人说，他把《太公兵法》《黄石公略》传给张良，成就了汉代霸业；把《雕刻天书》传给曲阳的宋天昊、杨艺源二位弟子，才使曲阳人学会了雕刻，后来曲阳县成为“雕刻之乡”。这纯粹是一种传说，主题是将黄石公拉来当作了曲阳雕刻的老祖宗。

史书记载，宋代词人王安中是曲阳人。年青时曾师从苏轼、晁说之，宋哲宗年间的进士，徽宗时历任翰林学士、尚书右丞、建雄军节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左中大夫等官职。有史料说他“依傍权贵”“反复炎凉”，但曲阳县政府门户网站的介绍却是另有一说：

王安中，字复道，北宋曲阳人。少年中举，誉为神童。后升为御史中丞相。他为官清廉，惩治腐败。把宋朝蔡京、高俅、童贯、梁中书四大贪官革职法办。他不畏权奸的强暴跋扈，敢于舍生忘死地主持正义，使全国的老百姓悦服，被誉为宋代的小包公。

文中王安中的表字由“履道”错记为“复道”自是低级错误，其事迹也俨然如一个“人民公仆”。孰真孰假不得辨之。

近代的中国，曲阳人更是难有名人。在共和国中任职最高的应是支曹村的王延春，六十年代曾任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正部级干部；在文学、艺术方面最有成就的是下河村的和谷岩，曾有短篇小说《枫》和长篇小说

《三八线上的凯歌》闻名于世，离休前的职务是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其他的如牛树才、张晓东、荀昌五、王植范等，大多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党员，抗战时在晋察冀边区或周边县政府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省或部里担任副职，在曲阳人说来自然属于“大官儿”，可在北京城里就远远排不上名次了。倒是有一个人在全国范围内差不多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那就是当年的英雄人物、“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他祖籍曲阳县喜峪村，凭着浴血拼杀和跳崖的壮举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不可否认，曲阳也有一些重量级的、可以炫耀一下的玩意儿，比如“定瓷”和石雕。“定瓷”乃宋代四大名窑之一，其遗址在曲阳县城北部三十公里处的涧磁村，因曲阳时属定州，遂以定州冠其名也。曲阳的石雕，发源于县城南部羊平镇的黄山脚下，至今已成为曲阳的支柱性产业，2000多年的时间里，留下了一些传世的、不朽的名品，比如北京城里的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也诞生了一代代的民间雕刻艺术大师如杨琮、王道、卢进桥、甄彦苍等，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来曲阳时题写的“雕刻之乡”四个大字，现在就显赫地矗立在京昆高速曲阳出口处的大广告牌上。再有，就是坐落在县城里的北岳庙，可以考证其落户于曲阳的准确年代乃是北魏年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从学术上说，这座北岳庙就是关于恒山主峰归属的一个旁证——一说恒山主峰在山西的浑源县，现在正在成为一种主导的说法；另一说，是在唐县的大茂山。如果北岳恒山的确以山西浑源为主峰，那么，作为皇家或官方时常会来拜谒、祭祀的场所，北岳庙就断没有落户距离主峰三百多里之遥的曲阳的道理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人刚刚调到县税务局工作时，税政股的老韩告诉我，曲阳是老区，正在享受着免征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我的税收史知识很是贫乏，因而对曲阳属于“老区”的概念一直处在一个混沌、朦胧的状态，既不知道“老区”为什么享受免征之优惠，也不知道“免征所得税”的优惠到底有几斤几两沉。那个时候，距离抗战胜利也不过三十多年的时间，知道、了解并参与过当年边区工作的人员可以说并不少，比如，后来我们访问的周贵尧老先生，从1946年参加税收工作就始终没有离开过。关于晋察冀，我

